

征稿：**海韻文藝副刊**歡迎惠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、聯絡電話。

金與土的絮語

李俊杰

櫥窗裡的金子，在燈光映照下，泛著冷冽又華貴的光澤。不管是脖頸上的項鍊、手腕間的手鐲，還是擺放在案頭的擺件，無一不以其璀璨光芒彰顯著珍貴。人們鍾情於它的永恆，喜愛它的耀眼，將其與財富、品味緊密相連，彷彿擁有金子，就擁有了份實實在在的體面。

然而，金子那耀眼的光芒，卻無法穿透田壟間的泥土。春天一到，農人將種子播撒進黑褐色的泥土之中，看著種子在雨露滋潤下甦醒，漸漸抽出嫩綠的新芽。炎炎夏日，泥土全力托舉著禾苗奮力向上生長，默默把養分輸送給每一片葉子、每一根麥稈。到了秋天，金黃的稻穗沉甸甸地垂下，飽滿的玉米露出了咧嘴的笑容，而泥土則在豐收的歡聲笑語裡，靜靜隱匿起自己的功勞。

有人覺得金子至關重要，畢竟它能換來世間眾多美好的事物；也有人認為泥土才是重中之重，因為它承載著生命的糧倉。實際上，金與土壓根兒無需一爭高下。

金子在首飾匣中綻放光芒，這是它的價值所在；泥土于田埂間孕育生命，這是它的使命使然。這就好比城市裡的建築師與鄉村中的耕耘者，又恰似舞台上的表演者與幕後的守護者，世間萬物，都有各自的位置，也都能發揮各自的作用。

我們無需羨慕他人的光彩，也不應輕視自身的平凡。金子堅守它的璀璨，泥土保持它的厚重，每一種存在，都有著無可替代的意義。當我們既能欣賞金子的貴重，又能敬畏泥土的恩賜，便領悟了世間最為樸素的道理：各有價值，各被需要，這便是世間萬物最美好的狀態。

文藝副刊

海韻

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：宓月

622期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>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舊曾諳（組章）

足就沉默地長在鄉野間。

我沒有採摘。

讓它們繼續聆聽吧——聽山野呼吸，聽光陰在木紋裡老去。

桑樹林

歪扭的桑樹撐開密葉，將陽光篩成滿地流金。

林子的魂靈是桑葚——從青澀藏匿，到胭脂微紅，最後熟成沉甸甸的紫，像快要滴落的蜜。

我們如野蜂攀上枝頭。

指尖輕捻，紫漿染手，顧不得擦就送入口中。

野性的甜帶著陽光味道，在舌尖炸開。

騎在樹杈上，下面是陰涼的國度。

風聲沙沙如蠶食葉，偶爾可見吃飽的蠶在篾席上做透明的夢。

我們也在做夢，做被桑葚染紫的、永不醒來的童年夢。

在樹下看鳥

起初只有風過枝葉的海浪聲，和滿地跳動的光斑。

靜默良久，鳥鳴才試探著從綠蔭裡鑽出。

清亮的“嚦”聲如石入潭，圓潤的鳴叫從各方傳來。

仰頭尋覓總是徒勞——它們如謹慎的樂師，只肯點上音符，將形跡藏嚴。

於是閉目用耳“看”：高亢的是樹梢詩人，啁啾的是枝間嬌嬌，沙啞的像在抱怨。

高低急緩的聲音織成網，將我與老樹溫柔籠罩。

近處枝葉忽顫，灰影“忒兒”地射向屋簷。

悵惘剛起，四周鳴唱又若無其事地繼續。

我只是分享了它們片刻喧囂而寧靜的光陰。

「一粟」。在廣袤無垠的大地面前，誰的生命不是一隻小小的浮游呢？那麼短暫，那麼微不足道。只是不知道這小小的「一粟」種子，若植根于大地，會不會留下像游絲樣的痕跡。

想到這裡，我不由得重新審視起腳下這片土地。它們是那麼的熟悉，如今又變得那麼陌生，彷彿我重來沒有真正瞭解過它們一樣。

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，多少塵封的記憶被提起——空曠的廣場，可能是硝煙瀰漫的古戰場，上演過無數次驚心動魄的刀光劍影；春意盎然的綠草地，可能是紅極一時的王府大院，見證過一出出蕩氣迴腸的你儂我儂；崎嶇不平的沙土路，也可能碾壓過聖人周遊列國的車轍……甚至於毫不起眼的角角落落，都刮過唐朝的風，下過宋朝的雨，沐浴過明清的陽光。

蒼天不語，靜看春來秋往，大地無聲，坐觀滄海桑田。

縱觀整個歷史，你會發現，不管你曾經多麼地意氣風發不可一世，也不管你曾經如何地籍籍無名卑微渺小，終將會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被這片土地所淹沒。「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」。飛燕依然

舊在，但那聲名鵲起的朱雀橋，烏衣巷卻早已化作微塵，湮滅在大地之中。

心之所至，任悲觀的情緒瀰漫心間。我凝視窗外，發現窗外的白玉蘭已經開出來滿樹的花，那雪白的花兒，像一隻隻蝴蝶，在春寒料峭中搖曳生姿，笑意盈盈。法國畫家讓·弗朗索瓦·米勒說過：「生活是悲苦的，可是我絕不忽視春天」。我在心裡默念著這句話，心裡蕩起層層漣漪。

是啊，當春雷炸響，大地醒來，它們舒展身軀，于無聲處演繹希望的書簡。遠處，幾間破舊的茅草屋旁，一座小別墅的地基正在拔地而起，別墅的盡頭，就是一望無際的麥田，一位老農，正在田里耕作，揮汗如雨。這些勤勞的農民，一代代的生命就這樣交付給這片黃土地。而大地也終究沒有辜負人們的期望，它們用一粒粒米，一個個沉甸甸的麥穗，回饋著農民，也滋養著蒼生。相信在不久的將來，這些麥苗將依次拔節、抽穗、揚花、灌漿，一到夏天，空氣中會瀰漫著豐收的麥香。

大地啊，它們盡職盡責，無私而倔強。

黑暗裡，炕洞深處柴火的「辟啪」聲，父母商量生計的低語，弟弟的鼾聲，都被火炕的溫熱吸附調和，化作最深最沉的夜曲。火炕是情感的共鳴箱，吸收白日瑣碎聲響與疲憊，轉化為安穩節奏。窗外風聲鬼叫，被它隔絕消解，變成催眠伴奏。火炕在心理上消弭恐懼與孤獨，構築起堅實溫暖的堡壘。

這鋪簡陋的泥石大炕，是我們與土地、家族深刻的情感聯結。它是冬天的第一顆太陽，沉在家的地平線下，光熱卻源源不斷。它像沉默的家族長者，見證幾代人的生命歷程，承載歡笑、歎息、夢想與家常。它用質樸材質，記住母親手掌的溫度、父親添柴的力道、孩子尿炕的尷尬和歲月痕跡。它盤踞屋子核心，狂暴風雪刮不散屋頂炊煙，漫長嚴冬凍不僵它的煙火。

風停了，寂靜降臨，煙囪口餘溫融進冰冷星空。身下大炕積蓄一夜熱度，靜靜等待黎明。這等待是深情承諾，它知道灶膛火會再次燃起，日子總會繼續，人們對溫暖與團聚的渴望永不熄滅。這紅彤彤的故鄉，鐫刻在火炕恆久的溫熱裡，成為我們走到天涯海角，一想起後背便會湧起暖流的情感原鄉。



荒村，原名王伯見，作品見於《詩刊》《星星》《散文詩》《散文選刊》等文學刊物，出版作品集兩部，主編《中國民間詩歌讀本》2017、2018卷。

鄉下的木耳

雨歇了，黑褐色的木耳從沉睡的木頭上悄然探頭。

肥厚的如入定僧侶，在枯樹上聆聽風的空寂；薄薄的捲著邊，還裹著夜的清夢。

它們是從腐朽中誕生的潔淨魂靈，是枯木在雨中做的潮濕的夢。蹲下細看，每片木耳都盛著晶晶亮的水珠，映著翠綠的天光。

指尖觸碰，涼沁沁的滑膩觸感如此真實，又如此虛幻，稍一用力就會化作幽泉流走，只留一縷木香。

這香氣讓人想起祖母的廚房：斜陽透過木窗，照著她用枯手為白瓷碗裡的木耳去蒂。

那是清貧歲月裡篤定的富足。如今這富

這便很好。

熱淚盈眶

它總不期而至。

或在黃昏偶聞舊曲，旋律如鑰匙打開銹鎖；或于夜靜讀到平白字句，文字如石叩響深潭。

熱意從胸腔湧起，無視理智堤壩。

它哽住喉嚨，灼燒眼眶，讓燈火模糊成光暈。

你羞慚地想逼回，它卻固執地蜿蜒而下——那溫熱劃過面頰，竟如熔岩灼人。

這淚不為同情，也非關具體悲喜，而是積蓄太久的光陰，是生命過載後靈魂溫柔的潰決。

淚後是奇異的空明。

如暴雨洗過的天空，帶著涼意卻乾淨遼闊。

原來這不請自來的潮水，是靈魂必要的漲潮，帶走所有不可言說，留下一顆被自己焐熱的、重新柔軟的心。

草木的火焰

這人間火，以色彩為燃料將沉默燃燒。

秋野裡鋪展開盛大的祭壇：楓葉猩紅，烏桕醉醇，卑微雜草也熬盡生命，鋪開赭褐金黃。

它們靜默專注地燃燒，將春積的綠、夏蓄的光暈，統統熬成臨終最輝煌的色彩——這是它們對世界最深情的告別。

風來，燃盡的葉如倦了的火星，旋舞墜入大地懷抱，織成斑斕地毯反哺根系。空氣裡枯葉與泥土的清苦，成為火焰熄滅後的哲思餘味。

站在這無邊靜默的火焰中，深感人類生命的貧乏——我們總算計保留，護著火種怕被吹滅。

而草木，敢用全部生命點燃一個秋天。

這決絕的美，讓善保自身的我們肅然，也悵惘。

我有一隻飛鳥，它住在我的胸膛。

我能聽見它撲棱翅膀的聲音——不是要逃離，只是在確認自己的存在。它的喙輕輕啄擊我的心壁，不痛，只是提醒我：這裡還住著一個渴望天空的靈魂。

它不停歌唱，歌聲穿過河流，在指尖凝成露珠。我的雙手因此總想觸摸雲朵，雙腳總想離開地面。它吞食我所有的歡喜，然後羽毛漸豐；它飲下我隱秘的淚水，眼睛愈發明亮。

我們共享這具身體的牢籠——它給我飛行的幻想，我給它棲息的溫床。世界太過喧囂，我總是閉上眼，感受它在我體內盤旋，一圈又一圈，直到把所有的嘈雜都蕩成漣漪。

這只永不飛走的飛鳥啊，它是我馴養的風暴，也是我囚禁的藍天。

它借我的軀殼躲避風雨，我借它的翅膀眺望遠方。

我有一隻飛鳥